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策問

策問一十八首

問先秦古書多出於七十子凌夷斷缺之後其積之也如泥沙而其闕然如墻壁浩然如煙海太史公歆向父子揚雄班固賈逵許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取之今之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脉絡偶或易曉豈爲蘭臺東觀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一時述作之間乎世之人謂孟子長於詩書孟子誦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盖有不由繩墨見聞而

得之此孟子所以爲知言之要也漢儒之於章句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以此爲釋然無所疑也近世公論多出於韓愈氏而柳宗元在當時亦爲不妄許人者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鶡冠子且爲之折衷其指畫當否何如也子厚嘗辨列子文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多至六十餘條以國語爲宏深傑異而所可疑者止於是然於鶡冠子則以爲鄙賤不足道退之似不然也退之於四稽五至之說蓋嗜之爲不已也又所謂一壺千金三讀而悲之其於同異何取

也今學者於韓柳蓋有所欣慕焉當合是數書而較其所評覈是謂友當世爲未足而尚論古之人也

問仲尼繙經十二藏之於周司馬遷網羅百代作成一家之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吾夫子之好古其亦終身焉耳子長未死未嘗一日忘此作也然六經所傳其或訛缺史記纔出便非全書以是知簡編裒綴出於歷年之多而文字散逸是唯一日之頃此蘭臺東觀所以牢守而固藏之如是其汲汲也今天下於投戈息馬之日更新冊府圖史之

集比隆近代其於論次編牘刪修章句蓋亦重於其所擇者秘書之有監有貳有丞郎正字之別麟麟天祿實在未央劉向楊雄校讎於其中至其後則有校書之目魏晉以還更革不同而近代爲備監貳丞郎正字所以分綜群書是必互有所述可以專門名家若劉向楊雄者如北堂鈔如辨訛如考正周隋二代之事如損益開元以後秘閣所用之儀又如奇篇秘籍有可以傳後者又如作爲感遇詩三十八章可以一變江左之餘習者比者英髦輩出若滋蘭植蕙則發之爲書當遠邁前作諸

君幸取近代所常見之書可以比方劉向楊雄者使後之人視今日之盛猶今之視古也

問蒼頡作字得之於鳥跡所以發鬼神之秘探天地之蘊也自蒼頡而下字體數變其所可識者大小篆及隸書一一家耳其後有熹書楷書垂露飛白又其最後有八分書古今事物智者作之巧者述之歷時甚久智巧日滋及乎天下之人無所用其智巧而後爲全且備也周人以六書教國子六書者造字之本也秦之有八體漢之有六體秦漢以來體制雖變而造字之本未嘗或變也班固所

載周人六書之義許氏用之而爲說文解字此非
出於其臆度蓋得之於賈逵衛宏楊雄司馬相如
之徒然而六書曰指事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
假借若以類求之可易曉也其爲轉注則其爲說
似有所未安許叔重所作凡十有三萬三千餘字
推其條例不知何者可以爲轉注也秦之八體有
大篆而闕古文奇字漢之六體有古文奇字而復
闕大篆古文上世所傳奇字古文之別體也大篆
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微得其舊體然
不知秦漢所以損益未嘗兼存之何也學者有意

於六經則訓詁之學不可盡廢欲無惑於訓詁其
於古人造字之本與夫前代所以損益之烏可不
旁通之乎

問道之汙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時唐
虞三代至周而治極矣故其文爲獨盛也戰國之
詭激魏晉之浮夸南北五季之頽敗彫弱其間號
爲繼周者易秦而漢易隋而唐漢至武宣之世始
議文章唐自元和以後漸復古雅雖賈誼陳子昂
之徒一時特起初若有意於發揮古文潤色當代
而其風流醞藉亦無傳焉者以其獨立而未盛故

也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
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至其叙
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爲
文章其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
則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
猶有可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河東
柳子厚論當世之士謂今之爲文希屈宋者可得
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
之比累累相望唐自元和之後作者可數屈馬希
世之文也學而似之者誰歟漢晉一代之文無出

數子何其得之多歟一時人物宗元有所避而不
言至於後人品藻則無害也國家開造之初文章
未備往往作者仍其故習及歐陽子以古學爲倡
而文章始一變矣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皆祖於王
氏又其後蘇氏出焉今之學者不出於二家其是
非得失互有所分也君子之於文也無所苟而已
矣必如畫師之於形瞽工之於聲耳目有所不接
則妍媸清濁不能辨也試求漢唐文人之體制而
質以今日之所尚亦足以知諸君爲文之大略
問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知好惡此先王厚風俗

之意也文体之變其風俗之所係邪是故讀虞夏之書則有渾渾之氣商書灑灑周書噩噩外相形虛實相應不可以僞爲也戰國尚縱橫其文也巧而善辨西漢尚經術其文也質而有理晉尚清談唐尚辭章而文亦隨之學者之所知也三代以還淳澆朴散其間有可人意者數代而止耳齊梁魏隋五代之間事以俗變氣卑弱而不伸文浮張而少實君子無取焉信哉文章之係於風俗也主上以光明緝熙之學將與天下共之析科目崇學校所以涵養作成者至矣風俗之變尤所不敢忽也

敢問書契以來六經諸子百家傳記之言紛紛籍籍學者將何所依據耶聖人之經初無定制其讀書也不知有易其讀易也不知有詩以至春秋也三禮也其文不相祖述而同出於聖人當以何者爲正耶楊雄太元王通續經是有意乎六經而作也君子不以爲經何耶聖賢之文雖體制不同大體與六經相爲表裏刻玉剪綵駢花儼葉爲耳目觀聽之具此圍碁擊劔之技爾何以文爲騷人之辭幽愁憤悶非若六經之簡且易也識者謂其與日月爭光何邪仲尼既歿後世之所取信者六經

也同之而未必是異之而未必非同異之間其必有說也若曰聖賢之學不在於無用之空言則千百載之下無六經無諸子無百家傳記而能得古聖賢之用心者又不知其何事也幸詳言之以觀諸君子之所學

問古者以弧矢一事而合之以聲歌登降之節於是乎賢不肖無所逃矣朴日以消僞日以滋謂弧矢有所不足尚也乃從而書其道藝書其德行當時安之而無或異議者道術破裂邪說橫起坐狙丘走稷下朝遊燕壁暮叩秦關皆先王之時所謂

情游之士也發策決科其源相出所以抑夫情游之習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門也漢晉隋唐沿革不同而不能一日去之六籍之有訓詁而他說不能亂及其久也則離析訓詁而投諸箋注三百篇之詩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詞人之賦是以談經者或至於穿鑿能賦者或至於破碎亦其勢然耳科目所以待天下於斯二者不可以偏廢然亦罕能兼通之求相如以經義則疎矣責仲舒以詞章則泥矣并包六藝而以作賦名家惟賈生揚子雲爲如是尔明天子鋪張大猷招徠多士合是二者

將以網羅所長尚慮有司之或失也比因邇臣之請欲使夫二者如衡石低昂則無彼重此輕之患矣唐之明經者以上中下爲差至進士所尚特詞藻耳今合明經進士而爲一科欲以求夫全能者自正觀以還其亦有通經博古而兼得夫雕篆之藝者凡有幾願詳聞之

問法制密於古而古道未易復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自六鄉之法壞而賢能之書不復見自五等之議寢而澤宮之射不復聞漢有賢良方正之科而隋有進士之目蓋放諸古法而爲

是也文帝於十五年乃得晁錯武帝於元光中乃得公孫弘董仲舒之徒晁董公孫之對其亦溫溫乎六籍之苗裔也若始元地節初元建始之際或以旱乾水溢或以日月之眚求民之瘼訪政之疵故以是舉也爲近古而郡國三輔有其人且于于而至矣進士始於隋大業中而盛於正觀永徽之時較數歲爲率而處人臣之極者十之二登顯列者又十之六七然在當時不以通榜爲嫌不以奔競爲耻陳子昂走京師多至百軸而迄無一人知之者牛僧孺一遇韓愈皇甫湜而聲名且十倍矣

崔郾持文律而吳武陵欲置杜牧於五人之數王起問所欲於李德裕而得夫盧肇姚鵠者矣武陵何爲而昌言之而李德裕且以爲公道數百年之前乃有是而無復竊論之者其視結繩之政爲如何也我國家蕩滌區宇雕飾人文其於百代取士之法是皆損益而並用之在乾德有三科在景德有六科天聖以還又多至十科此爲天子自詔者可謂極一時之選也建隆之初進士科目一仍舊貫歲中獵取以數十人爲率及至太平興國二年以進士第者至百餘人自此或間歲或三歲隸之

以甲乙之科而所得者爲益廣也今天下夢想賢俊三十年来未聞以賢良方正褒然爲舉首者進士一科用之數百歲檢約之具視前代爲甚備而道涂之人猶以爲增損不止是也負薪之語有可以補國論况通習博識之人乎循漢唐之法而可以望古道其說爲何如

問當戰國合離之勢堅甲利兵不如仁義之爲足恃也當諸將紛爭拔劍擊柱之患三尺法不如綿蕞之事爲可畏也治天下之具無用之用其用爲甚大大哉大學之爲用非通達世務明道不計功

之人未可與起此議也主上焦勞側席慨然以碩
才爲念比者邇臣有以太學爲請者聞之朝野議
論一新太學之作非直欲籠絡後進爲仕宦捷塗
誇艷一時因循故事而已哉以數年之間雕蟲之
技穿鑿之說使人厭聽而喜拒之必有爲志如胡
憲者重義如郭元振者不阿其守如何蕃者于于
然而作也敢問有虞夏后氏商人周人或離爲上
下爲東西或爲國中之制以別其四郊辟雍起於
漢國子之學起於晉四門書館之目起於唐歷代
制作何其不同也自離經辨志如是七年謂之小

成加之二年強立而不反則謂之大成或離析三
傳而以儀禮爲專經或三分經傳而兼通老聃孟
軻之書其肄業作成又何其不同也祭酒司業以
開獎誘掖爲事必以宗工宿德學不畔於聖人者
處之然後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凡此
數條太學之道也其詳可得而聞乎併與諸君商
榷之

問封建井田古良法也古者封建以十制一天子

之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
十里之國者聽命於七十里七十里之國者聽命
於百里百里之國者又聽命於天子故天子得以
運動天下於掌握間三代之所以長且久也古者
井田以十養一王畿之田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
三分損一而爲林麓城郭之屬則爲夫地者六百
萬田有肥磽又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爲夫地者三
百萬每一夫之地下農夫食五人則王畿之內一
千五百萬人可以仰哺矣推而九州可知也成周
以九州之籍不過千三百萬四千有奇是地十而

民一三代所以無溝壑之民也世之論封建者以
周官之地求之王制多寡不同則歸於周公之損
益然齊魯以公侯之國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此
可疑也論井田者以小司徒之九夫至四縣之都
以較匠人之九夫達百里之同詳略不同則旁加
其里古人必有一定之制遽以紙上語而加損之
又可疑也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人承之并
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人承之離爲一千八百國
一并一離勢必甚擾而聖人爲之何耶公邑必爲
井田一同而溝洫澮有三鄉遂必爲溝洫萬夫而

遂溝洫澮川有五地廣而通水利者少地狹而通水利者多何耶公無附庸以五百里之地極矣魯以侯爵而加上公乃有附庸之等何耶家百畝者取十畝之征十一之法也而公田百畝八家征之而有餘槩謂之十一何耶後世廢封建而郡縣有其利於國耶壞井田而阡陌或有便於民耶數千年來不復見繩繩井井之天下者秦固失之漢亦未為得漢人去三代未遠改秦之轍則封建井田何為而不復

問三代所以取民者有其度所以養民者有其具而其於輕重歛散也有其數三代之陳迹尚或可尋而秦漢以來偶失之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通之則有九年之積國有九年之積則旱乾水溢之患非所患也以禹貢考之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古人積粟新陳相因可以為九年之食者其法在是也曾人一歲無麥苗則將告糴於他邦矣是魯之為國且無兼歲之儲也更戰國強秦而先王之法破蕩無幾漢興至文帝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或未備及至數十年之後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是積粟之法果爲無得於古也常平之法用之於宣帝帝之用其說而敬其人也至爵之以通侯此其爲法也雖不見於三代之前而先王之美意在是耳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乃其最先者故年饑用不足其取民也不過什一而又荒政行乎其間此正後之人所以汲汲於平糴之意也常平行之於漢歷晉宋而下用之義倉一事用之於開皇其後戴胄嘗主是說自王公達于庶人以田萊多寡斂之有差是其爲法也不徒爾蓋憂民也爲甚深而其用法也

爲甚備仰惟主上以焦勞惻怛之意而寓之於丁寧告戒之間郡國之遠持節而發廩且至無虛月也先王之成法百世用之而至此爲嚴且密然一歲不登民有飢色則法之本意容或有未盡者乎試考之近代正觀二年始聽立義倉十有三年而常平之法出開元之初其事又爲詳荆揚襄夔綿益蜀漢並以常平積粟而源源不絕如是也然二者久之則不能無弊每於三歲或以陳粟輸之京輦似非義倉本意也又於天寶以後常平之法壞因循不舉者垂三十年乃至閱竹木茶漆以益

其所售之數則常平之法徒法耳唐人積粟之數尚或可考義倉爲最常平次之以國朝熙寧間較數歲以爲常則贏縮彷彿可知也今天下視前代之法其增損有幾苟爲未盡則救弊之方其說焉出

問班固嘗言九土之風俗以其民之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以其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故風止於一方一國而俗常成於天下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若非有水土風氣之異曹倉魏禰桑間濮上之淫蕩不

節又若有不可易之俗何也秦民借鋤取筭天下之俗一敗無遺然也都鄴鎬先王之遺風至漢猶在而故老所言黃立也堯舜之處其風教固殊焉豈其有聖人之澤則一日世之下雖橫民暴政不得而遽變之也河內商之舊都旣變唐叔之風而其俗侵奪薄恩則有紂之遺化何也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之忠固不勝申韓刻害之餘烈而黃韓繼爲大守則教化盛行民以篤厚衛康叔之德乃不若所謂黃韓者何也魯人之俗好禮義以爲周公孔子之澤以其訾毀巧詆之失亦豈無出於周

公孔子者邪齊人之俗好經術以爲太公之遺風
而其多詐不情又豈無出於太公者邪不然所謂
風俗之本其說果安在

問黃帝以無爲而百勝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三王
之治天下也有甲兵之備而無戰鬪之患此春秋
戰國以來所爲戎首之談者往往以是爲藉口也
兵法論次凡十有三篇文約而周周緒遠而意詣
正如老氏所可誦者特五千言耳然而褒衣博帶
以儒名者其於兵家一卷之書有味昧然終其身
而不知之也雖有所不必知至於仁義節制施之

一國而達之天下者惡得爲無益於知乎周人寓
兵於農而有六鄉六遂與夫諸侯并牧之法溝洫
田萊或不同而寰內較之列國又或異其於寓兵
多寡何如也齊之內政裂其國而爲三軍約以司
馬穰苴之法是其長短各有所合而管子謂吾如
是可以速得意於天下又何也後周隋唐以來府
兵一事爲甚密未幾一變而爲彍騎下至五代又
一變而爲點面涅手之制府兵之法壞且將數百
年而不可復法之多變其利害相去又如何也且
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日所以謹邊鑰飭軍政

有得夫五帝三王以天下爲度而不知是汲汲焉
者帷幄之籌樽俎之畫非所敢知所可知者惟竿
牘已陳之迹耳試道其所以然者勿謂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問由漢以來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削其不合
者定之爲三十五家今三十五家所可枚數者凡
有幾也世俗以握機之法傳之黃帝即所謂立井
之象四面八鄉是也諸葛武侯取之於沙上八陣
乃其事耳近世以其一爲營法而五者爲方圓曲
直銳之形是又孔明舊法也兵之變化一爲可已

而乃出於一本則坂泉之師涿鹿之戰雖相去數
千百之遠而猶對面語也國家於多事之日將以
汲汲夫腹心扞城者隸之以博士課之以兵法又
從而反覆評覈以極其所未至者豈謂詩書禮樂
在元帥爲不可後雅歌投壺於軍旅爲不可闕呂
蒙所學者有如是則固當刮眼視之耳觀之兵法
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以虛實之義引
而伸之爲千章萬句不出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孫武欲以正合以奇勝而吳起所用之法多非孫
武所謂以正合也求之三者其於輕重低昂之際

爲如何子房得圯上一卷之書謂讀之乃太公兵法也六韜自爲一書而三略似非出於太公者周之司馬則太公之遺也或謂穰苴爲司馬之官於是稱司馬穰苴至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爲書數十篇今所傳者非古司馬法又非穰苴所述不知爲何書也諸家兵法惟伍法爲最善尉繚子有束伍之令其於他書是果出一轍乎李衛公平突厥以奇兵而欲以正兵法高麗且又謂孔明七擒七縱乃爲正兵非奇也七擒七縱而不謂之奇兵則是未易曉也如是數者必得夫馬

援荀彧而與之議則庶乎無惑矣
問岐伯問荅而千萬人用之黃石公一卷之書而百戰勝負不出於此豈爲古今一轍人事不相遠耶第五琦謁帝於涇原因謂當今所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以江淮爲藪澤其後擊兵數十年而飛輓不少絀者所恃江淮財力有以當之耳吳蜀相爲唇齒而夷陵荆襄上流之勢雖分而實合也兩國併力何時不出師而未嘗以用度不足爲意安史之亂歷數年乃定而吐蕃回紇党項雲南且無虛歲自至德以還置朔方於度外者殆

三十年許蔡定襄已非吾土調兵日急供費日多常賦不足而促限別配之名出矣吳蜀在當時未聞有以取於人而紛紛如是也唐自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未即滅而史思明有收合餘燼之意代宗自陝邠有所懲艾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旅以支北虜在當時朝夕之畫唯兵食一事爲不少去也第五琦嘗以權鹽佐軍興而人不益賦及劉晏代之法益密宴之死其法久不振李巽才及用事便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第五琦爲長於計至於晏密矣巽又

密於晏利無遺入則民力單虛又何當時稱之爲長才無或異辭者吳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蜀有諸葛孔明是皆一方雋才也曾不聞以芻畫邊計而有當饋不足之意又何也自天寶以還兵籍民版較之吳蜀全壤增損爲幾何今天下合吳蜀唇齒之勢而涇隴伊洛吳蜀不得而有我且兼而有之昨者淮泗之役自交綏以至旋旆而歛不及民以今準古當取夫人事不相遠者所謂米粟非不多兵革非不利也其策又安出

問祥暑而陰生沍寒而陽復此天地萬物每見於

消息往來之際也黃初鼎盛而聞代北窮眇乃有
拓拔氏者郭欽江統始爲典午氏數千年之謀而
劉元海颯焉已至矣元海未出倚嘯洛下者王夷
甫爲早得之東連齊地西瞰龍山燕趙之墟韓魏
之郊是皆吾之故物而晉人不得已且至等棄之
夫河濟天下之要地曹公之基扃在是也陳留用
武之國四通八達之塗而袁氏在所必爭也鄴有
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如喉衿相屬不可解去此說
不獨石勒爲知之殺函四塞之阻姚泓已失之而
赫連勃勃又偃然不可制矣今天下要領有如是

四者膠西之役兗渠滅沒則北海東萊旋見響應
吾宿兵於上蔡臨汝而游兵於唐鄧則開封無假
息之日矣昔人欲以輕兵五千自斜谷走關中是
爲倖偶一中者吾已定鼎於郊廓且將飲馬於汧
陽則關中何恃而不恐也河南全壤在吾目中則
推鋒越河又不可後也然聞之道塗曰虜欲挈白
溝以南歸之職方者使者叩塞而封人辭焉果不
折一戟不遺一鏃而前所謂四者不可以盡得之
耶是特未定也耶石勒畏祖逖乃至兩通好其或
至於是耶袁譚欲併力於魏而爲是不得已之舉

耶劉備恐曹公至漢中而遽與吳平無乃有所忌
而然耶至於兩階之舞非所以來遠人而遠人格
事有所不知然而然耶軍戎萬里有數之如一二
者又不能無待於儒生也

問古之人不以巡狩爲憚煩謂其徒御簡少而供
頓之易足也後世視巡狩一事爲勞民殫財之舉
是以有觀風之使漢以繡衣察郡國至東都則以
御史督軍唐之置諸使大約皆漢制也正觀初遣
使者十有三人其後又爲十道使又其後有按察
採訪之目又其後有度支營田勸農黜陟常平轉

運之號若鹽鐵則自第五琦始若節度則自賀拔
延嗣始若宣諭太原而劉總如兵之在其頸則宣
諭又託始乎此矣今天子發德音下明詔以兩淮
摩定形于宵旰遂輟論思之彥以紓憂顧之懷此
爲盛德事也然田萊尚荒戶口初復城築不可廢
轉輸不可省是必有勞來還定之策如昔人所謂
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乎凡欲求民瘼
要在持節一出而不獨漢以來爲如是在古人則
有之鹿鳴之雅不過以十數而四牡則勞使臣之
來也皇皇者華則君遣使臣也宣王中興而又有

鳴鴈哀矜之使有四牡皇皇者華之詩而又有采
薇出車杖杜之什此內外之治又安得有偏而不
起之處也今輜軒一動且送之以禮樂而天語諄
諄以周爰咨諏爲意豈欲其田萊日闢戶口日滋
城築不告勞轉輸有以繼乎昔者叔孫穆子聘於
晉嘗謂晉之行入曰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
度咨親爲詢今之有是行也則於穆子之言又在
次第先後而用之耳此爲當世之務而吾徒必有
通其說者幸併言之

問武王其於下車也而式商容之間晉文公以區
區伐國爲意而戒之無入僖負羈之室武王以公
心待天下而重耳爲是剪剪不足道者此王霸之
所以較然爲易見耳由北海膠西則爲齊魯之鄉
由新蔡臨汝則爲陳鄭之墟由武當而斥伊洛由
秦隴而指關輔是皆中州故壤衣冠爵里之所自
來也昨者兵車之役日闢國百里未暇橐弓而旌
旗束帛且將旁午四出矣豈爲絃歌之俗乃雜於
侏儻冠帶之民乃淪於左衽是必有孤償長歎逃
名竄伏不以腥臊一飽而易吾之終身者如李謐
鄭脩未嘗有一日自售之意夸視詔書謂何足以

此勞國士也張文詡嘗歎老且至矣而脩名不自
立其於間閔百戰之日而不屑不潔者又豈能無
所聞於世乎或者謂新都未焚薛方於是危行而
言遜逢萌又所謂見幾而作者周黨宜且託疾不出
戶王霸至於褫冠帶謝交官及乎區宇再平天子
側席有以見求賢如不及之意又何薛方逢萌聘
而不肯至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異時故人如嚴
子陵者且或如是以今準古鶴書所出是果有翻
然而來者乎是特未定乎
問舜至鄧之墟而有十萬家大王邑于岐山之下

而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之興有以感人悟物者其
來填填其至翩翩初不待約束期會而然耳無事
之日四民雜出如鳧鴈之去來不知法之爲便政
之爲謚刑之爲靖禁令品式之爲疏通不擾也及
夫更赤眉之後則有謳吟思漢者又更范陽之變
則知唐之德在人心者猶或未忘也一觀司隸喜
見顏色一見官軍歡呼不已人固有是心誰獨無
是心哉無是心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且將何所
託也兵車之會壺漿畢來今大道之行與之更始
是宜攜持負戴不絕於塗也宣王之事寫之聲詩

鴻鴈一詩爲流民而發也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或相繼王浚視他人之依我者而不善存撫未幾復去之比者方面之臣以是爲請兩淮荆襄其所以還定安集者當如鴻鴈之役得劉琨王浚而德意且不下布况所謂悠悠者乎不知漢晉以來在兩淮荆襄以循良目者其於招懷存撫之術可用於今日者凡有幾端也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

記類

郭氏旌表門閭記

一夫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爲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爲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衝衝道由是出凡至必立馬停軻而後去三百年来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爲無慙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所視惟尋丈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而去以是豪雋愚暗駭懷辨佞雜然人品何所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

歲或邂逅一轉臂許是必以處仁爲古之人古之人先生蚤時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僦石之儲及治墓雖故人有所饋不肯受聚土爲墳而廬之於其旁坐北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來下晶明膏潤土脉欲動乃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吊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欺吾子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綽楔門左右累土高尋有四尺堊以白而丹其旁角

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法應復孝友之家璽書具存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其後者雖帶礪不足尚也先生六試于禮部以右迪功郎補潯州司法參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錄事參軍昔者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委禽焉者其在他日足跡可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棄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踽踽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評其夢有童僕自外來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也汲直萬石君

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所以自處也
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冰寒火焦不必以語人
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興更元
新作門閭彥莘於先生爲族子屬其書其事筆不
下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迴從之道阻且
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爲先生之間我不出
戶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
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

飲是日也飛觴臺之東南隅有異產如嬰兒之拳
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
者矍然曰佳哉是所謂煌煌芝英也吾往時嘗游
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
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囷秀出
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壁
者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爲壇
聚黃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携而觀者蓋如堵墻焉
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
百物順也雨暘之禱畧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

熟黍穗十倍陳粟未散而新穀已升三十年来視
今爲樂歲也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爲兒童旣壯
且老矣聞某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
馬來景雲集寶鼎現當其時居人日食四鬴東阡
西陌相去總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往也今
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齒以蕃慈祥之氣日
以淪洽靈芝五莖產于公侯之圃歷歷如曩時所
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爲福於天下而
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謠曲爲公賀者芝
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

隱然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
乃以五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爲之記時六月
丙午朔也

豐登樓記

諸邑豐登絕少公事不識此語是處流布游洋爲
旁縣縣治之南有板橋實作於元祐中於是橋壞
從而復作即其最上結爲重屋而以是大書之此
何以書以喜故書之昨者歲且飢今者五谷俱熟
爲有年以喜故書之隆興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
秋八月二浙以水滂告而閩人苦旱天子爲之損

膳弛樂焉左文林郎三山陸楠適治是邑以爲舞
雩者吁嗟而求雨也昔人嘗用之乃走螺峰過百
丈一登轉水臺披榛制草盤姍而來及其既禱也
不張蓋不麾筭赤日當空步行八十里忽然雲起
膚寸即合而甘澍通夕焉以邦人父兄之所爲喜
當有以寓其喜者是邑也日者爲州治我來白馬
倚杖太息西林八月便索夾衣或者謂仙掌一帶
如湘潭其牽映數處如鴈蕩道出平林當趁晚風
須猿吟乃去耳以五十之年一至樂郊件件爲可
數及同登是樓也若憑虛遠遊巖雲谷月乃在杖

屨百尺之下春而省耕以民有餘力秋而省斂家有
餘粟則長官日一登樓以爲無慚色石所何山麥斜
何許且將負耒耜而問涂焉

序類

圖經序

子長多愛愛奇也退之愛奇如司馬子長嘗過曲
江借圖經於張史君足跡所及不爲徒然者况四
海曲江至是百年矣開元人物或可以想象而得
之乃知探禹穴闕九疑過齊魯以觀諸生習禮之
處不獨子長爲如是耳莆之爲邦壤地褊迫由蒜

五
嶺而南有爲諫大夫者居漆林以能詩稱福平山
下即歐陽四門之廬又十里有水一帶如寒玉芻
牧走卒知有先輩徐君者異時不肯仕作賦天矯
如吳融今斷墻破屋髣髴猶在也太史所書惟頡
陽三數處陂池所自出他書可見者有壺山九仙
山百丈飛鳥溪轉水臺其餘茫昧不可知我生三
十年嘗一日捫藤蘿直至蟹井又嘗走金谿得蒲
弄一席地東望海上遠山出沒又嘗走石門觀九
鯉湖髮少齒落總得一問津於石所麥斜寒遠無
人之處及由銅鼎矚大飛其秀傑之狀過於他山

蕭之大略唯是耳太守鍾離公以淮海之雋有古
昔之聞嘗出河朔涉燕薊所歷爲甚多其於治郡
如治劇邑窮日之力爲不足以火繼之公之退然
自下非緣斲削每以我爲知言者我有慚色偶一
日道人物山川且欲按圖而求之以縣之北三里
有故家爲林氏門安綽楔出南郭可五里端明蔡
公有舊第熟視雙闕者不覺斂容過蔡公之門或
立馬低回不忍去公以南北通塗數里中乃得此
若求之井邑聚落所得又益多此圖經所由出也
前時書未成公屬我叙其大略不敢辭是書訪之

名山酌之故老取之佚人得之殘牒遺編續彙舊志論次先後惟出一手乃爲軍學教授長樂陸琰也

泮林討古集序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爲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摸之醜合之爲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爲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爲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爲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

美羈遊酒狂橐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爲作也子曾子人品爲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肖何此非爲偶合者以宋昌拆大尉勃渭橋請問之語爲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令法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爲非必嫉賢也亦誠駭於其說尔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爲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道人主之意不少變

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真可爲
侯王傳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人當如
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如探湯子曾子爲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鬲
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
同年

送徐湘赴大學試序

童稚之年偶然出語輒滿人意此不緣積習而後
得之昔者吾過婦氏有出巨軸一詩五十韻并古
賦謂此吾族子湘弄筆即得之是時湘裁十五六

句險而語詣若故老所出弱歲與薦送自是浮沉
且十年忽別我去游太學我年三十徒步西去今
子之年又過我我不敢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子
嘗從我遊今子夷猶未即去是豈無所待耶吾將
以語尔所知者求所知而言之所不知則旦旦
求之如不足此吾得之吾友施廷先廷先得之王
信伯春二月晦日林某序

策

召試館職策

虞夏商周所傳者爲何道所守者爲何法秦灰漢

壁時有斷缺而遺文大義盡在此書至於平王而
止耳春秋之作始乎隱公蓋自平王而下也是虞
夏商周之事推之百世其可知也此吾夫子之本
心而鮮有知其說者草茅孤生無所見聞遭遇明
時得以一奉玉堂從容之對如臯陶所謂九德周
公所謂三宅三俊此爲虞夏商周所守之法也衣
冠爵里尚有所守之法以遺其後而况三王四代
無一法可爲經久之用乎有所可守之法則是法
也不徒尔是必有所從來者臯陶周公之書其反
覆曲折固亦詳矣獨不曰知之何其知人也即此

說以求之則知其所從來者堯以是傳之舜若臯
陶則見而知之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若周公則
見而知之庶言庶獄雜然見於前者是爲有司之
事惟知人一節有以見人君之心術情偽邪正蓋
於此乎分矣是以禹臯陶嘗端拜而議之周公又
從而鼓舞發揮之在知人在安民惟知人則民所
由安也都俞吁咈多不過數語獨於此問答窮竟
有不能自己者要其所歸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
人有德古今之情蓋亦不相遠非有九德之行則
安能名狀是人之爲有德也言偃知有澹臺滅明

者龔勝知有龔舍揚雄知有蜀莊之才之令非曰
苟知之蓋亦瞭然如數一二爾周公於夏后氏則
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以是知古之用人亦以
虛名爲不足貴也謂我所知者誠然乎有是九德
之行者臯陶所陳九德而夏后氏守之以爲知人
之準的在是也則知人一事豈爲無法可傳乎三
宅三俊古書繁省雖若不同而脉絡則一夏后氏
不能易此說商人不能易此說其在文王武王又
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之有是心所謂不可忽者
其位也曉然可以處此者人也則克知三有宅灼

見三有俊亦文王武王之心如是蓋有不約而同
者由禹至於湯五百余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余
歲臯陶之陳謨周公之作立政去之千歲如交一
臂者其道同也道之大原聖人得之聖人達而在
上則爲帝爲王自古以傳道爲帝王之事堯曰咨
爾舜舜亦以命禹此發端則見於夫子而纖悉則
見於孟軻之書揚雄苦心極力有以見聖人之蘊
且其爲說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揚雄以此
一事爲達而在上者故繼之以堯舜湯禹文武汲
汲仲尼皇皇謂堯舜禹湯文武汲汲然相傳以是

也匹夫得之此仲尼所以皇皇乎奔走半天下謂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惜哉仲尼之不得如
其所欲者亦道之不幸也虞夏商周數聖人相傳
以是舉而措之天下無過無不及因以是強名之
曰中筭子又從而增益其說子思適在末流所得
又愈多以聖人之道如此其中也聖人之心如此
其平且正也以此爲知人之具則所知亦至矣虞
夏商周所傳有是道則所守有是法秦漢之下此
學不傳而此道未嘗或熄也其亦無所待乎明天
子以剛健之資齊聖之德所用者寬柔之教宵旰

求治于茲八年流俗之論皆以爲責治效似或太
速然終未有卓然一說可以起唐虞三代之治豈
不爲力可惜也哉前數歲進言者多引漢宣帝
故事宣帝以察爲明者此何足法一二年來聞之
道塗以爲大昕視朝乙夜觀書每慨然欲慕正觀
之事豈爲宣帝褊狹苛碎不足以有爲也一時可
喜莫如正觀之事然聖學高遠度越前代豈一太
宗度長挈大而止耳太宗之規摹蓋有所自來者
天下固知其說出於魏鄭公而不知此說又有所
自來三王四代之說聚於河汾有王者作而此說

乃爲有用之說也太宗知人而善任使蓋有本者
如是隋之天下若無一人爲可用及正觀之初乃
有不可勝用之人有天下者每患人才不給於前
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知人而善任使人樂
爲之用所以樂爲之用者得以盡其所長故也房
元齡策杖來謁軍門一見如舊此以何術而知之
馬周嘗客於中郎將爲之條二十事帝問其所從
來即召之未至使者數輩趣於道太宗得一布衣
徒步之人如未嘗得士者是其知之者亦審矣一
時大將如英衛又皆出於罪止之余而相許以氣

相慮於煩文末節之間則其知之者又不爲不審
也矣今明聖在上朝無倖位國無遊民雖未能遽
如正觀禮全樂備之舉然而講學光明三王四代
之事固已先得之矣今欲混一區宇兼制夷狄是
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他日知太宗之所
長止於是則三王四代不難到也太宗固有意於
三王四代之事使其從容於商周之際得其所傳
之道而又知其所守之法愚恐高宗成康未能遠
過之也惜乎此學不傳久矣悠悠六合無以此說
爲已任者王通之在河汾知之未至者也故其所

以設施不過如此耳太宗可以爲三王四代之事而於道術已裂之後求其說而不得嘗觀宇文士及一涉巧佞太宗即正色謂之曰或者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應對唯諾而得夫所謂佞者此豈不爲治世事耶此正觀之所由治也又豈因士及以一說自解且謂南衙群臣面折廷諍天子不得一舉手乃知正觀之所以治似非偶然者以太宗之威權乎八區乃若不勝衣者以太宗之辨彫乎萬物乃若不能言者太宗之所自視如是缺然此正觀之所由治也雖然太宗之所聞

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尔正觀之規摹盖自此發之有於宣帝之前上論唐虞之際下及商周之感則當以爲迂闊不可用愚故曰宣帝何足法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略其所短如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臯陶周公之書有如日月

雜著

幸學詔書紀事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黃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已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

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蓋
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
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
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之人倫以明典禮
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皆由太學來
也國宗開造之初藝祖皇帝以峻極之摹生知之
性視_古唐虞三代之事不約而同故未及下車首幸
太學逾月又幸所以破五季之荒梗拆諸藩之牙
角此爲王化之本天下之脉不可不早定也二百
年來聖明述作同出一轍太上皇帝於投戈息馬

